

香港 深度

看不见两 饭、选不了演唱会座位：坐在轮椅上，他们抓紧尚余的自由

香港现时有7万多人是轮椅使用者，残疾是人生演变的一个过程，每人也有机会面对。



伍家慧自从十多年前从楼梯跌下来后，发现走路时会不停跌倒，2001年确诊患有痉挛性下肢麻痹的罕见病。此后她使用电动轮椅代步，在家会换上手推轮椅，方便在公屋百多呎的单位内行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实习记者 尹宝盈 发自香港 | 2022-08-22

轮椅使用者 演唱会 两 饭

时路去 社社共各 伍家慧 伍家慧在公屋单位内行动 伍家慧在公屋单位内行动 伍家慧在公屋单位内行动 伍家慧在公屋单位内行动

咕嚕肉、豉汁蒸魚、椒鹽豬扒……顧客在櫥窗外看看今日菜式，再點兩道合口味的菜。坐在輪椅上的伍家慧，視線被排隊的人和店內廚房的高枱遮擋。

在香港，一盒“兩飯”（可自由選取兩個菜式的便當）不超過港幣30元，省錢又飽肚，是香港的“糧尾恩物”（月底還未發工資時的恩物）。不過，並非每間食店都有無障礙通道，往往店舖門口會有一個小梯級，無意間把輪椅拒諸門外。

“想請大家還我‘自行買到兩飯’這一個好多年的心願”，伍家慧在Facebook“香港兩飯關注組”發帖，請求大家幫忙寫下她家附近的兩飯食店名稱，以及有什麼菜式，“這樣已經幫到小妹好大好大的幫忙……可能，這個動作會煩到大家，但斗膽嘗試一問，希望遇到有心人。”

帖子一出，引來一些同为兩飯愛好者的關注和留言。

“我有一個心願想大家幫我達成，是我一直都很想買到兩飯。”坐在電動輪椅上的伍家慧梳了孖辮，雙眼眯成一線，用溫柔聲線對記者說。

把她和輪椅拒諸門外的一个梯级

“我很多年也買不到兩飯，就是因為兩飯（店舖）門口有一級。”伍家慧呢喃着。

伍家慧獨居在深水埗區，求學時期喜歡跑步，但自從十多年前從樓梯跌下來後，發現走路時會不停跌倒，5年後確診患有痙攣性下肢麻痺的罕見病。

此後，她使用電動輪椅代步，在家則換上手推輪椅，方便在公屋百多呎的單位內活動。起初，家人、朋友對她總是不諒解，認為她不上班、不外出，是隱蔽青年、是反叛，再加上身體的痛苦，她曾嘗試從高處跳下了結生命。當時遺留在地的輪椅被發現，她及時獲救，但也因傷及神經，令她失去嗅覺和失禁。

現時，她需依靠藥物才可站立約二十分鐘和上落樓梯，平日靠輪椅代步。長期坐在輪椅上，加上事故後失去嗅覺，開明火爐做饭有一定風險，因此她甚少下廚，但有時還是想尝尝這種物美價廉的小菜。

這些年來，她一直都有心願——親自買一盒兩飯。“達官貴人哪會買兩飯。”她是草根階層，覺得兩飯價錢合理且又多款選擇，每口都吃出基層同路人的味道。不過往往她都面對一個難題，就是食店門口當前的梯級。她慨嘆兩飯總是這麼遠、那麼近，“我要站起來看看有什麼菜式，但我站了，又看不到全部，看了又看不懂是什麼菜式，始終我沒有進廚房這麼多年。”開口問人，店員和食客不耐煩的反應讓她感覺打擾人了。

“其实服了药，我现时的极限是上两层楼梯、再落两层楼梯。”伍家慧说。不过，这只在最好状态之下的极限，也需要靠周围的物品支撑，比一般人花多一倍时间。



伍家慧由家中乘搭巴士到黄金商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伍家慧也想过放下轮椅，慢慢走进食店。不过，她更担心会遇上偷车，到头来得不偿失。她曾听闻有人用餐时“泊车”在外，结果一不留神被偷车或偷走轮椅中的电池，等于断了他们的“后路”。

进不了店内，伍家慧也想过不如请人帮忙。但香港人步伐急速伐，要在车水马龙的食店门外找到帮手可谓难上加难。自己动身扶墙进店并非不行，但等候、向前走、等候、再向前走，要经历排队过程，伍家慧担心阻碍别人做生意。“如果我进去看，他们会见我行得慢请我‘过主’（离开）”。

伍家慧去过两 饭食店近百次，但愿意伸出援手的店员或食客并不多，试过有店员说没空招呼，也有食客说阻碍他们买饭，始终她也没有一次能成功进入店舖买上一盒两 饭。“去二、三十次的话会有一次有人好心帮忙”。

“我也有见过油麻地有两 饭食店（门口）有斜板（无障碍通道）”，Jacky说，“但通常很多人排队，很难让轮椅讲入。”

Jacky因先天疾病令肌肉萎缩，行动不便，上下楼梯时也会有些吃力。不过他喜欢觅食，尝遍深水埗、湾仔等餐厅。6月，他创立“香港搵食无障碍”Facebook专页，希望为伤残人士提供无障碍资讯。

“你上网找的食评都是围绕食物、环境、服务，但很少说行动不便的人如何进入餐厅。”他萌生了写无障碍食评的想法，把方便易达的美食店介绍给行动不便人士，也让有心人透过平台集合资讯。

不单是深水埗区，Jacky发觉各区的食店也难以让轮椅进入。对轮椅人士来说，每一次冲出熟悉的地区，都是未知的探索——未知途经的路有多少阶级，未知店内的环境是否适合轮椅进入。Jacky于是想从伤残人士的角度发掘社区无障碍美食天堂。

“首先我会写如何去到餐厅附近的交通工具，第二就是路线中如何避开石级，第三是门口有没有障碍，第四是餐厅内的桌椅是否不能移动。”一段约500字的实测评价，附上餐厅内外的环境相片，Jacky从茶餐厅、牛杂店等深水埗地舖，走到楼上隐世美食，试从港式小店试到西式餐点，发掘不同的可能性。

现时专页仍未获很多关注，Jacky说主要还是自己实测发帖，没有收到投稿。但他并不计较专页反应是否热烈，只希望当伤残人士有需要时，打开搜寻器、输入关键词，就能获得一点实际的无障碍资讯。



看电影、演唱会，只有更多的无奈

“香港是有做到的（无障碍设施），但可能要兜一个圈，不方便。”Fish说。

同样面对“阶级”的，还有轮椅使用者Fish。首次访谈时，她早早抵达约定的商场附近，但还是经历一番小波折。约定的餐厅在大型商场内，纵使设有轮椅可用的升降机、无障碍洗手间等，但正门却有一个小小的梯级。她绕到停车场入口，无奈望向那一道常关的门。她踌躇着，止步于那道门的重量。

“幸好保安经过帮忙推开，我才这么快进来。”她指向大门方向，淡淡地说，这些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
25岁的Fish患有脊椎肌肉萎缩症，自从10岁动刀做手术后，便开始使用轮椅代步。她形容自己是幸运派，平时病痛不多；大多数人术后痛苦不堪，她也不曾服用一粒止痛药。她很有少女心，点了一款美人鱼造型饮品，品尝前不忘欣赏多一会。

“我一会儿也买了票看电影，哈哈。”Fish在假日都会外出活动，有时干脆来个“电影马拉松”，一天看三场电影。《阖家辣》、《Minions》、《孩子转运站》（Broker，台译《婴儿转运站》），她滔滔不绝地盘点热播的电影。因经常到不同戏院“报到”，Fish对戏院的轮椅座位也有一点心得，“有些（轮椅座位）是在最前排的，整场都要抬头看，挺累的。”至于哪些戏院方便一些，哪些不太想回头的，她都了如指掌。

据香港戏院商会资料显示，截至2022年7月，全港合资格并成为会员的59间戏院提供约4万个座位。而按屋宇署《畅通无阻的通道设计手册2008》，设观众席的电影院、剧院等场所都因应固定座位的总数目设轮椅位下限，一般戏院规格（不多于800个固定座位）都要须设有最少4个轮椅位，且每400个固定座位就要有2个轮椅位；每个轮椅位最少要有80厘米X130厘米空间。设计考虑要点中亦提及，轮椅座位应与普通座位有差别不大的视野，但位置则要安排在直接、清晰易找以及无障碍的通道旁，最好邻近出口及畅通易达洗手间。因此，在戏院里的轮椅位一般都在最前排、最后排的平地位置。

同样在列的场所还有音乐厅、室内运动场等娱乐场所。对Fish来说，有更大感受的绝对是举办演唱会的场地。由港星古巨基、乐团Dear Jane、到韩星B1A4等演唱会，她都会捧场。香港体育馆（下称红馆）、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（下称九展）、亚洲国际博览馆（下称亚博），她都去过。





近年喜欢追星的Fish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Fish小时候对古巨基的金曲一听难忘，开启了她的追星之路，“那时没有钱追星，买了杂志见到他会（把那一页）撕下来。”到一股韩风袭港，她听过韩团Super Junior，再发掘自己的第一队本命团B1A4，还有近年迷上的歌手姜丹尼尔……她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却又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展示追星成果，完完全全是一名专业迷妹。

“我去过一次亚博，那一场我不太喜欢。它是有设位的，在上面的一层，下面那一层（因为有梯级）轮椅是进不到的。还有当时的位置要打侧……”她一边用手比划着，一边诉说那一次经历。最后，她泊好车侧着身坐，整程演唱会都看得不舒服，“真的很奇怪”。

不同场馆有不同安排，Fish说，有的划了一个轮椅位，有的叫她坐在传媒区。轮椅使用者对座位没有太多选择，对价钱也是。“去看演唱会都不舒服，票又不是便宜”，轮椅位大多定价在中间，据Fish的经验，若该场演唱会票价在大约港币400至1000元的定价范围之内，轮椅位的票价则约800元，价钱算不上便宜，坐位也未必能有好的安排，但为一睹偶像风采，这些都是值得。

端传媒亦以顾客身份向演唱会场馆、主办单位等查询近期演唱会场次。以红馆为例，常用作演唱会场地的中央舞台设有轮椅平台，供两排、共11个座位区予最多64名轮椅人士及其看护观赏演出。据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资讯，该轮椅平台位于黄色票区，以周国贤在9月即将举行的演唱会为例，黄色票区票价为最高的880元。

至于经常作演唱会场地的九展，在网上售票网“快达票”中轮椅坐位显示为“配售完毕”，亦没有展示轮椅区位置。端传媒电话查询，该票站指轮椅位由主办单位决定是否设立，需经电话预约，不可在网上购票。以9月由歌手洪嘉豪及张天赋在九展Star Hall举行的演唱会为例，该演唱会公开发售的票价由680元至880元，轮椅票价则设在最低价位，连同陪同者仅设位于上层的5个座位。

她也渴望能跟上偶像的步伐，来一场“说走就走”的演唱会旅程，去其他国家看演唱会。“很多考量，你要计划很多，最惨是我不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一种。”在疫情前，Fish偶尔听到身边朋友说即日来回台湾看一场演唱会，她有点羡慕。她最希望能到韩国看偶像演出，感受主场的气氛。

“我经常说，如果我能走路的话，我真的会去学跳舞。”Fish说。



伍家慧由家务助理推著轮椅一起出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旧区视觉上的漠视

“残疾是人生演变的一个过程，即是差不多人人也有机会面对及用到一些社区（伤残）设施。”自强协会项

目主任叶健强说。

根据政府统计数字，2020年全港有逾53万名有一项或以上残疾的伤残人士，当中24万人身体活动能力受限制；7万多人使用轮椅为移动工具，占香港整体人口1%。

自强协会成立逾20年，帮助严重肢体残疾人士在社区生活，提供生活层面上的配套或服务。组织不时落区工作，叶健强指出，部分社区的设计视觉对轮椅人士并不友善，特别在深水埗、南区一些旧区。

在人口密集的深水埗旧区，毂击肩摩的路面情况对轮椅使用者是一大障碍。位于深水埗福华街的黄金电脑商场是科技集中地，售卖游戏机、手提电脑、萤幕、电竞产品等，对平日工作需要使用电脑、喜欢电子游戏的伍家慧而言，这里是科技天堂，但要顺利买到心头好，要过五关斩六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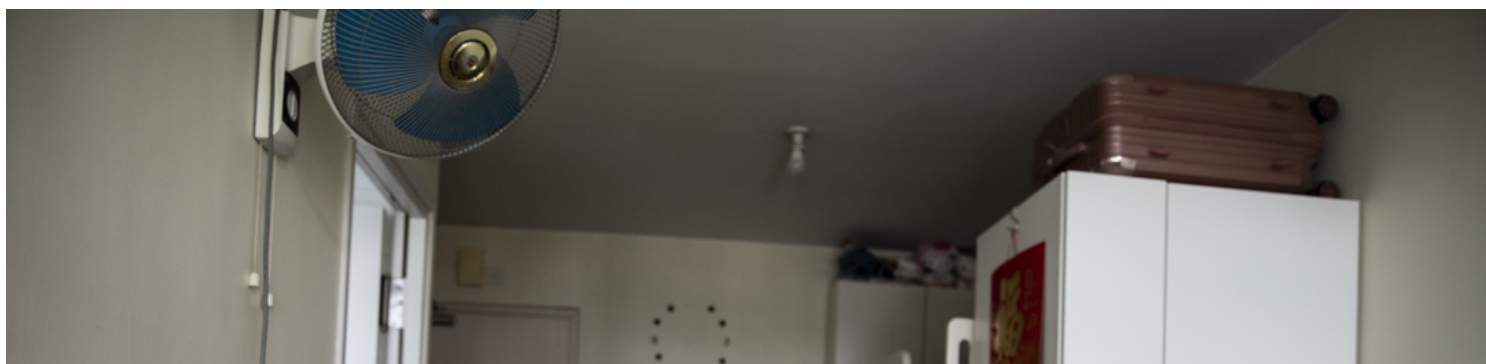
“度角度、锁车是基本，我要确保有足够体力，找到扶手捉住、站好，找到平衡。”伍家慧缓缓用双手支撑着，一步一步走上梯级，这是她服用了药物、状态较佳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。进入商场，数级楼梯是必经之路，她有点吃力地抵达上层，还需要一名帮手把轮椅抬上来。

“旧区很多时在设计设施上或制定政策上，用一个健全人士的视角出发，很自然会忽略一些残障人士。”叶健强说。

不只是进入商场，他亦指出不少货车在深水埗上落货时，会将车泊在路边，“普通健全人士忙的时候会忽略了，即使未必违反交通条例，但有机会影响轮椅使用者的使用。”

除了深水埗区，他亦以组织所在地观塘启业邨作例子，指邨内有较多旧式屋邨，附近一些超市、商场，都要求轮椅使用者“走后门”或使用货用升降机上落。他说，要把旧区变得“无障碍”，就只能在旧有设施中另加伤残人士适用的设施。

“可能社区设施比较难去改善，不会说一年内全部店舖都无障碍，”叶健强说，“这些时候，人会比较关键，例如职员愿意帮手出来招待，可能这方面可以补足到一些设施上的不足。”





Fish与朋友在家中玩桌游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抓紧尚余的选择

“最近想买一部（任天堂游戏机）Switch，我希望掏手掏脚（动动手脚）打打机。”伍家慧说。

进入商场，回到轮椅上，伍家慧拿出蓝色文件夹，里面写有“黄金”二字（深水埗黄金电脑商场），记下她的购物清单，还有游戏样式、玩法介绍等资料。“想省一点时间，尽量避免滋扰到人，我就要速战速决。”她笑言自己是“文件人”，做事都有万全之策。

“想当年，我玩Wii的时候……”，说起游戏，她眉飞色舞，追溯昔日任天堂一代游戏机，比划着在游戏“块魂”之中如何操控手把控制器“滚大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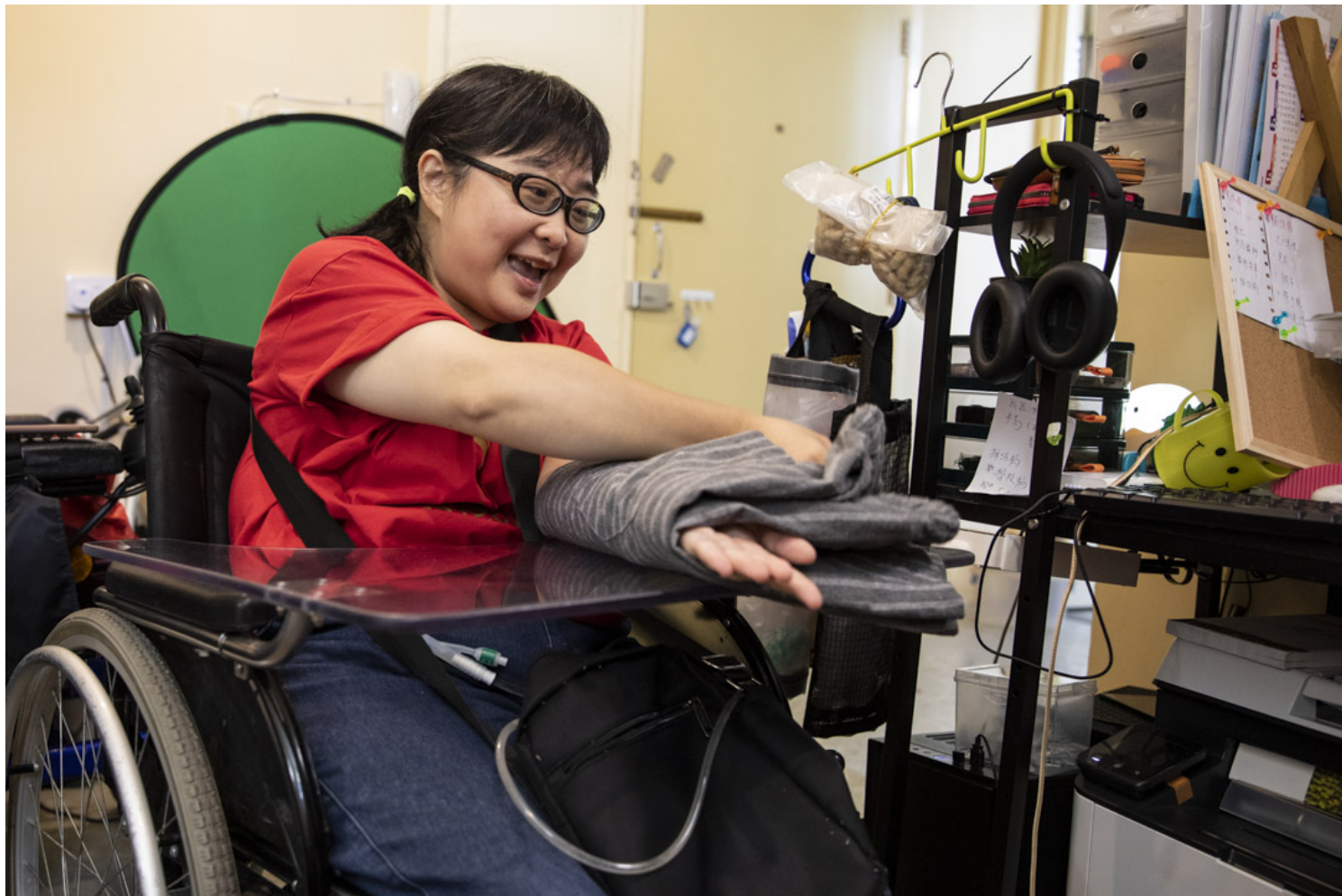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跟记者讲玩讲食，伍家慧其实在一所基督教机构担任外展福音干事，“严格来说，我算是一脚踢，写文章、执相剪片、修电脑、教用手机、演讲……”她一项一项罗列出来。

至于Fish，她还是喜欢跟记者讲追星、看电影，工余时玩桌游。除了看演唱会，她也会像其他粉丝一样，在偶像的生日灯箱打卡，又会悉心为迷你版偶像公仔打扮，更挨过“夺命斜路”参观粉丝团举办的展览。

“真的很奇怪，但我看《Produce 101》（韩国选秀节目）的时候不是喜欢他的，但后来见到他的笑容真的很好看，还有他跳舞很厉害，人也很谦虚……”Fish一提起偶像，又兴奋地继续细数对方的优点。

“我还喜欢玩推理，可能是版图桌游。”她最喜欢的是“疯王城堡”的板块拼砌游戏，玩家扮演建筑师拍卖、拼凑板块，建造城堡，“要用最少成本砌最大版图”。这款游戏不是要跟人勾心斗角，而是考验自己的脑

力。



伍家慧在家中折叠衣服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人与人连结

生活上，轮椅使用者的考虑甚多，有时跨不过的不止是路上和商店外的梯级，更多时是心理关口。

“我初初就会觉得识朋友好难。”大专时期，Fish在活动中认识一位朋友，但因为自卑内向，她连退学也没有跟对方说。该朋友一直误以为Fish不喜欢她，直到后来在一个伤健活动中，两人再次相遇，解除了误会，到现在也经常联络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，很神奇，原来有识行识走的朋友会想跟我做朋友。”

“出来社会，我就尝试识多些朋友。”Fish说。上班首日，她向每个同事介绍自己，一改内向个性，这些改变某程度上也跟这位健全朋友有关。

$$A \cap B \subseteq A \cap C \Rightarrow A \cap B \subseteq A \cap C \cap D \quad A \cap B \subseteq A \cap C \Rightarrow A \cap B \subseteq A \cap C \cap D \quad A \cap B \subseteq A \cap C \Rightarrow A \cap B \subseteq A \cap C \cap D$$

认识多年，两人习惯了彼此的差异，在相处中慢慢了解对方的需要。“她陪了我很多，我很开心的是她去一个地方、一间餐厅，觉得很好就会想起要带我来。”Fish说。

“随着一些教育、公众教育的工作，社会大众对于轮椅使用者再也不是以前那么陌生，街上都会看见多一些轮椅使用者出行。”叶健强说。

“我不需要有多受欢迎，但我希望对任何人都表达出我的善意。”伍家慧说。在大众眼中，轮椅使用者可能是需要被帮助的一群，但伍家慧希望也尽自己一分力，帮一把面对身心困境的人。

生活上，健谈的她很容易与同事、邻居连结起来。新屋入伙，她主动跟邻居自我介绍，亦跟邻居互相帮忙。接受访问的早上，她临时出了一趟门，为邻居带路。

“自己真的不行，就靠别人。”这是伍家慧工作时外展辅导、到校演讲时，常带出的讯息。她认为人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只要开口总会有天使伸出援手。人与人连结起来，对她来说，可贵在于互助的力量。

伍家慧忆起自己的经历，可能跟别人眼中没有病痛的“平安”不同，但她仍选择满足过日子。拿着自己设计的杯子，上面印有“惜福”两字，她说这是勉励别人而不是自己。

“开心又是一天，不开心又是一天，只要珍惜幸福，就能心满意足”。





Fish放工时乘搭港铁屯马线由九龙湾到大围，再转乘巴士回到葵涌区的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